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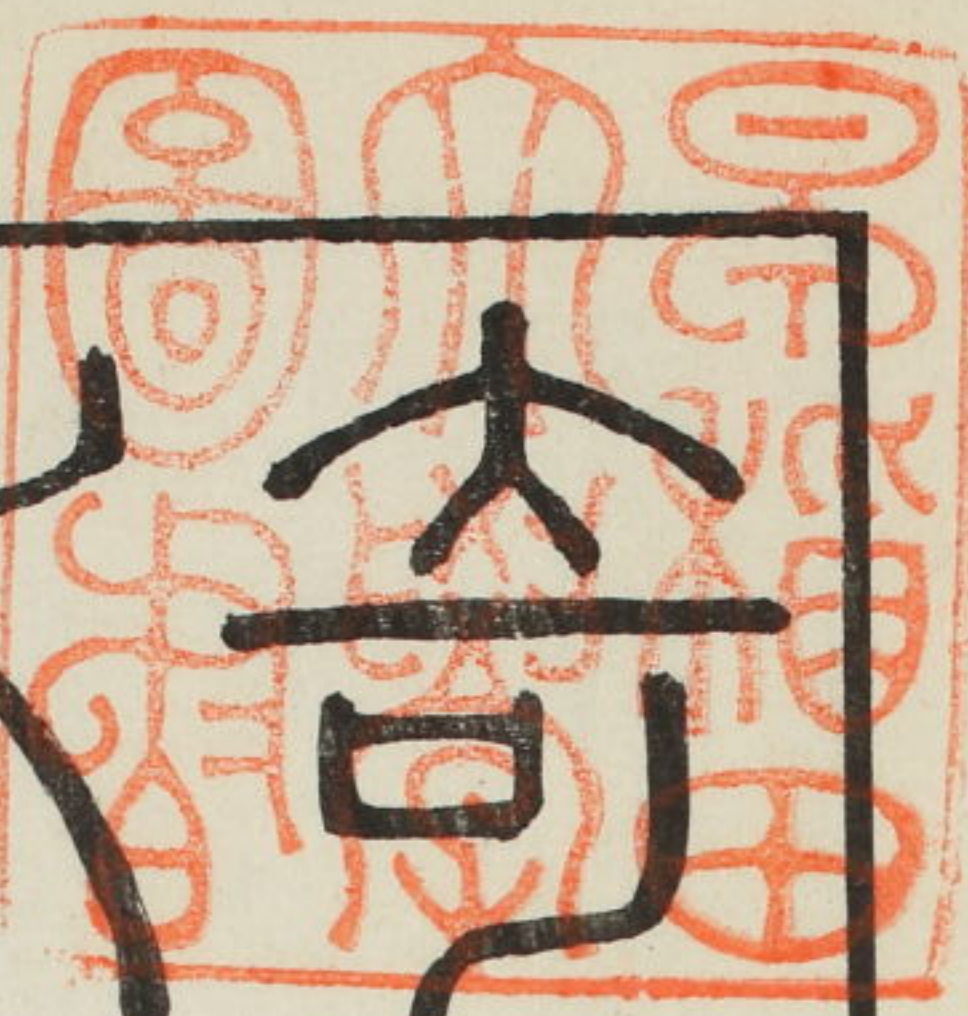
奇文  
止觀  
本朝  
虞初  
新誌

上

15  
1362  
1



門 5  
號 1362  
卷 1



奇文觀止  
本朝虞初  
新譜

東京書帖  
文玉圃梓



少室山  
朱容  
自勉  
所撰

故  
小林堅三氏  
聖曆六月  
小林秀三氏  
寄贈  
新金圖書

本朝虞初新誌序

朱容

太史公以驚天動地之才。奮翻江  
攬海之筆。其史記幾十萬言。可驚  
可毒。可泣。可笑。莫不極天下之  
壯觀焉。而其人則聖賢豪傑。大  
奸巨猾。婦人孺子。其事則禮樂

刑政。戰鬪言論。滑摯伎執。凡人間所有。洪纖畢備。巨細無遺。嗚呼。何其奇也。或以為史公之文奇矣。然非六國爭強之戰。劉項鬪智之亂。及遊俠刺客日者。龜策之奇。雖有史公之筆。何以肆

其力逞其才哉。不知史公未下筆之前。胸中早已有一部史記。其所謂聖賢豪傑。禮樂刑政。不過借以發胸中之蘊蓄。放筆端之光芒。故其於事也。或增或削。或點染生色。或誇張成勢。訂之

經傳。有牴牾不合者。則知有文章。然後有事跡。非有事跡。然後有文章也。嗚呼。是。可以讀吾三溪菊池先生本朝虞初新誌矣。先生弱冠。以文章著名江門。仕陞幕府。儒負。夙有脩史之志。


所著國史畧。近事紀畧。既見其一斑。然以為未足逞其筆力也。頃讀張山來虞初新志。意有所感。乃偏涉群書。博纂異聞。體倣前人。文出自己。釐為若干卷。示余曰。子好讀史記。及歷世小說。

此書非子誰可評者。余受而閱之。筆力勁健。縱橫變化。何其似史記也。寫偉人傑士。則電掣雷激。寫孺女艷婦。則花笑鳥啼。寫凶怪鬼神。則泉沸鶴號。極力刻畫。活動如生。可謂化工肖物之

手矣。或疑其紀事與史傳有異同。又誇張高過。不得其實。嗚呼。是固然。且不見史記鴻門會乎。數百衛士不敵一噲。斗酒彘肩。殆同戲劇。又不見張良傳乎。赤松黃石。巧成對偶。地上授書事。

涉神恠。是史公曾中之史記。特  
 信舞陽留侯。以成其奇者也。學  
 者能知史記。是知本朝虞初新  
 誌矣。遂評而序之。明治壬午八  
 月日學海依田百川撰并書



哀	幽	忽	郎	奸	盍	殺
可	菟	而	焉	猾	觀	
樂	怪	榮	或	賊	波	
火	異	等	為	焉	戲	
事	火	忽	爭	香	場	
而	變	而	鬪	美	歟	
盡	舉	窮	刺	姬	有	
在	立	愁	擊	艷	忠	
于	間	越	或	妾	臣	
目	可	娼	為	焉	孝	
前	喜	淫	歡	有	子	
使	可	褻	忻	姣	寫	
久	駭	之	燕	童	有	
笑	可	狀	娛	冶	凶	

笑	記	孝	眎	予	子	交
泣	忠	灸	予	多	文	交
交	孝	一	白	菊	辭	集
集	節	言	此	沁	之	喜
喜	義	乃	嘗	子	感	怒
怒	記	取	所	顯	刀	更
震	寓	所	代	出	示	發
發	言	閱	夏	其	猶	殆
耽	誠	出	日	所	有	定
然	諛	記	午	著	如	其
不	殆	怪	睡	沙	是	躬
能	亦	記	而	叟	者	燕
釋	使	情	能	雜	也	傍
手	心	事	願	誌	歟	觀

顯	時	位	爭	立	其	可
力	止	黨	互	奈	從	謂
學	戲	黨	拙	何	文	奇
窮	位	傳	乎	做	章	矣
幸	然	李	字	裨	宜	或
獨	猶	鄴	句	官	醇	曰
炎	可	侯	間	虞	粹	子
暑	曰	佐	耶	初	雅	顯
出	想	枕	乎	政	正	講
者	其	中	以	與	卓	詩
聊	洒	記	為	風	然	書
俗	落	俱	元	流	有	說
止	矣	是	激	才	所	仁
改	子	一	之	子	自	義



安	有	弄
政	理	筆
丙	遂	墨
辰	併	耳
桂	書	其
月	已	亦
	訊	阿
	子	咎
	顯	焉
		然
		其
		言
		亦
		頗

鹽台誠識

市河兼書



突如其來。出人意  
外。何等奇想。

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誌自序

暑當何如避焉。曰。清泉以濯其足。蘭湯以浴其  
身。蔽于茂樹。坐於竹陰。羽扇搖風。而甘瓜浮水。  
是謂之避暑之良方而已。嗟呼。是謂避暑。未足  
為忘暑也。夫所謂避。猶有畏暑之意存焉。豈若  
忘之為最善乎。然則何以忘之。曰。吾所謂忘暑  
者。足未必濯。寒泉也。身未必浴。蘭湯也。茂樹也。  
竹陰也。羽扇。甘瓜之類也。亦未必設也。其所設  
者。一机。一研。一楮。墨而已矣。夫酷暑困人。甚於

徐徐說出。漸入蔗  
境。妙絕。

至是說其不必用寒泉蘭湯和盤托出。將正邪賢不肖兩樣說去。一樣收結使他人為之。殆難

毒藥猛獸。其中之者。精神困頓。筋嬾骨弛。使人往往思華胥槐國之游。庸詎得朝經晝史。從事斯文。以磨淬其業乎哉。於是聚舉世稗官野乘。虞初小說。苟可以為排悶抒情之資者。哀然堆垛。取以置諸其架上。隨意抽讀。讀至忠僕義奴。淩腸洞腹。殺身為仁之事行。毛骨森豎。令身坐於雪山冰海之上矣。又讀至孝子烈婦。數奇落托。具嘗艱楚。與夫老賊巨盜。詐世誤國。枉害忠良之傳奇。又令身在於窮陰沍寒。淒風慘雨之

措手。先生從容。自在播弄之。如掌中轉丸。

中矣。流讀久之。恍乎忘炎暑之為何物矣。乃隨讀隨記。譯以漢文。自夏彌秋。獲百餘篇。題曰消夏雜誌。冀吾黨之士。當庚夏三伏之時。茶後酒前。披而讀之。以為消暑之具。何借寒泉蘭湯。茂樹竹蔭為哉。今抄其最可傳者。釐為三卷。改名曰本朝虞初新誌者。蓋應書估之需也。明治十五年壬午歲杪。三溪學人菊池純識。



僕謬辱先生知命評此書。每讀一篇。驚喜踴躍。如獲重寶。夜忘睡。午忘餐。執毫忘倦。校閱忘勞。及快意處。點朱如雨。殆忘是先生之文與吾文矣。序中忠義賊盜數語。綜該全篇。毫釐不漏。

學海依田百川拜批

凡例六則

一此編予係于四十年前。庚夏消暑之作。是以當時朋友故舊。評此編者。往往即世。其歸存今日。晨星燭火不啻也。然當日交誼。有不可護者。故悉錄存焉。今新請於友人依田學海氏。每篇評點。以揭於烏絲欄內。外。其首卷特標學海氏姓名者。以其評點最居多也。一此編原稿十卷。題曰消夏雜誌。今又補近作諸篇。抄為三卷。改名曰本朝虞初新誌。蓋從書估所好也。一張山來虞初新誌。哀集諸家之文字。品藻之者。此編悉出予一手筆墨。是名同而實異。讀者幸毋尤其不

不可無此一解。

倫。

僕讀西土人雜著不獨子不語志異諸書乃如醇儒紀曉嵐王子正諸氏全篇鬼談怪語居其七八間有忠義賢好事跡可喜可驚之談反使人疑為架空小說先生此著雖間見過數張者絕無涉怪誕不替其識見大有超前人矣。

一此編倣蒲留仙聊齋誌異之體。然彼多說鬼狐。此則据實結撰。要寓勸懲於筆墨。以為讀者炯誡而已。然至其掀髯走筆。會心得意。不可抑遏。不能悉据實實中說虛。虛中存實。讀者試猜孰是實。孰是假。孰是根据。孰是演義。又是一樂事。  
一割雞刀一回。敘述朝鮮變亂者。根据于新聞紙。是以訛謬極多。如其王妃鳩殺一解。尤屬無稽。此不待明者而辨之也。  
一此編所揭遺珠亦不為不多矣。而稿已備焉。陸續上

先生之筆何神也。先生之胸何淡也。輪蹄喧耳。不足損其如神之筆。綺羅眩目。不足攬其淡然之胸。

梓。欲問於世。至其奇事異聞。怡人目。快人心。則寧此。塵塵免冊而止乎哉。  
明治十五年壬午十二月下浣。三溪居士菊池純子顯甫。識于東京神田區淡路坊小寓。輪蹄絡繹。綺羅如海處。

序跋評者姓氏

依田學海	名朝宗字百川千葉縣人
成島柳北	名弘字保民東京人
南摩羽峯	名綱紀字士張青森縣人
賴 支峯	名復字士剛京師人
石津灌園	名賢勤字子儉京師人
宮原節菴	名龍字士淵京師人
江馬天江	名聖欽字正人滋賀縣人
神山鳳陽	名述字古翁別號三野二史岐阜縣人
五弓雪窗	名久文字子憲岡山縣人
鹽田松園	名泰通稱順菴石川縣人
渡邊莊廬	名魯東京人
鹽谷簀山	名誠別號晚翠東京人

奇文  
觀止 本朝虞初新誌目錄

卷上

木嵐長吉傳

嬌賊 附記騙盜

離魂病

本所擒龍 附駱駝生傳

天女使 附記女盜

鍛工助弘傳

五色葛

河村瑞軒傳

紀文傳

卷中

丸山火災

觀梯技記

濟澤紀事

曲馬師小金

一眼寺

稗史小傳

山東菴京傳 曲亭馬琴

寶生彌五郎傳

市川白猿傳

與家溪琴報震災書

別啓十則 小女斷臂

淺草寺浮圖閣 災後過水西詩

馮狐知震災 雷公騎神馬避災

神中馬毛 義舍賑救 神水全湧

大水訛言 都下震倒戶數

卷下

彌陀窟記

觀不知火記

浮島記

俳優尾上多見藏傳

臙脂虎傳一名毒婦高橋男傳實錄

割雞刀

暴徒淵源

停衛兵稍食

公使館襲擊

仁川奇禍

問罪使節

條約結局

目錄終

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誌卷上

三溪菊池 純 著述

學海依田百川 評點

◎木嵐長吉傳

亨保中有義偷焉曰長吉以其軀幹輕捷若鼯嵐遷樹人字之曰木嵐木嵐則鼯嵐別名也曾為捕吏所獲縛致之官時江戶市尹大岡忠相以廉能著稱擢伏發姦裁決如流人仰之不惟神明忠相令吏引長吉熟視其面曰吾相爾面酷肖有陰德者盍速賣刀佩犢為鄉里良農長唯唯謝罪乃縱遣之後數日亦盜物就捕忠相

陰德是一篇眼目

百忙衷著此一節極有原由見非僥倖得免者也

後面再四詰問言語自此一句來

訟庭光景寫得極濃襯托長吉義俠救危一段奇事不是閑筆

引而見之。面責曰：疇昔訓戒，爾能記之否？舌猶未乾，而今復如斯。官家有法，吾弗宥爾。卽連署上之幕府。凡牒簿錄犯名，以處死刑者，將軍閱之，親朱點其名額。閣老覆勘，下之市尹。市尹討論，付之獄吏。獄吏奉承處之刑，蓋舊例也。忠相一日閱牒簿錄死囚名者，閱至長吉名額，無朱，怪詢之下吏。吏曰：意是官家遺漏，宜應再錄呈之耳。忠相沈吟，有間曰：勿焉。吾有處分在，后被重譴，我甘受之。決弗累汝輩。令吏速召長吉。獄吏面縛坐之階下，忠相朝服臨廳，屬吏曲拳跪其左。史生載筆候其右。訟庭肅然，無復鳥烏聲。忠相警咳正襟曰：汝長吉，我相

先問小惠漸次推問是吏斷獄手段

從火影熟視五字何等精細紙上彷彿如見其人

爾面，似甚有陰德者，宜速白其實，勿敢或隱。長叩首曰：己以穿窬為活，安有陰德可施邪？曰：雖然，得無小惠及他人邪？長沈思久之，曰：距今三年前，偶過深川水代橋時，屬午夜，月黑星稀，四顧無人影，見賣蕎麵者，市喫三椀，從火影熟視其人，面目憔悴，似重有憂者，問曰：得毋餒邪？曰：不食三日，曰有帖，恃否？曰：小人有母，伏枕三歲，醫藥無效，加之物價翔貴，綦貧逼骨，莫計可活。今夕何幸，利市獲三緡錢，今將歸而供旨甘藥餌，資叩謝一再收錢，將去，下奴憫然，涕泗交下，探懷得金三天二地錢五貫，卽當日賭場所得，乃呼而留之，併布囊付之，曰：吾



鬻麵得價實非過當。然寒夜之客，偶有買喫者，驚喜不情。以為過當，反有情理。前云沈思，後云倪首，再四追想，纔能記得。以見救久非逆求報者是作者用意精細處。用絕幽絕燈下讀之肌膚粟起。前是燈影，後是月影，相映成趣。國字小說記此等光景甚多，絕不覺其奇。一讀此篇，無

甚嘉子至孝，請以資井白之勞。其人驚喜，兩手委地，膜拜曰：「既已辱麵價，小人尚以為過當。況於圓形黃色物乎？往復百回，固辭不受，強而與之，不顧而別，無乃是邪？」曰：「是小惠耳，未足以稱陰德也。」又問焉。長復俛首曰：「距今五年前，一夕經兩國橋時，正臘月，北風其涼，奇寒割骨。天月明晦，與雲吐吞，寒犬豹鳴，行人稀少，不復見隻影。聞鯨吼殷，度水來，屈指數之，則金龍山鐘報五更也。乍見橋上有人佇立，以泣映月而諦視之，頰白一儉父耳。怪而尾之，儉父哽咽，一步一泣，行拾瓦礫，盈其兩袂。尺前寸退，於邑傍徨，行未數十步，走近橋欄，西向再

隻句不妙，何也？彼則滿紙腐氣，此則全副生氣。

拜，口唱竺語，唱訖將投水。奴錯愕，不知所措。從後挽而止之，慰說百方，問其所由。儉父飲泣聲，泪俱下，仰天大息曰：「僕原上毛某邑里正，喜右衛門者，會同邑某以其家貧，久不償逋租，官家督責日甚。一日竟捕縛下獄，側聞近日將被刑，僕雖無似，亦厠里正之員，同儕就死，飛走尚能救護，而況圓顛而方趾者邪？家唯一女，稍有姿色，急需削鼻掌珠，割愛賣之。北里妓院期限三載，易以五十圓，歡天喜地，趨詣官家探懷索金，失其所在，再返跡之途上，踪緒望洋，無所為計。已鬻掌珠，又失其資金，而不能救里人命，亦何面目見鄉里人邪？」哽咽綦切，惻

說一百金便妙。若云五十金嫌於湊合。前博場所得後掠奪所得不重複好。

兩層難詰始能釋然讀到此把案一

惻動人奴感泣涕淚沾頤乃探其囊得金一百圓乃頒其半予之且曰吾是剪給兒此金亦前日所掠奪請以此為續命資獲保百年壽則心事畢矣言訖將別僮父倉皇慘執其袂苦留之且泣曰如聞君亦梁上君子幸蒙其庇蔭以荷再造恩而不報其德假令一人無知聞得弗愧此姪娥邪因指月泣焉奴益感其言因諭之曰編戶有人廉隅如斯正士尚有愧色雖然吾亦男兒挾區區俠義拯人不果收金而還則速笑儕輩且金我所掠其主不知為誰乃為不可知之人守不得返之金亦何為強予之去無乃是邪曰是也汝已拯人命天亦將

拍曰果然人可欺天不可欺

前段無不妙然此一著更妙

拯汝命積善積惡慶殃影響理有固然莫足怪者也自今以往宜去邪歸正以為良民往矣牢記毋敢或遺焉又縱遣之越四五日長又踵其門自訴曰願得見館公以一敘別忠相又引見之長替首曰嚮者館公誠奴以改圖就業而奴小少東依西托不屑作業是以凡農商事業無一所解今而改圖莫口可糊復將從舊圖不良其捕縛就死刻日可待矣夫捕縛就死固所弗辭館公訓誨言猶在耳未出三數日食言就捕是奴所深愧故預來敘別忠相憫笑且謂之曰如然則吾今為汝卜立命地以為終焉處距江戶百餘里某國某邑桑麻雞犬

前救僖父時是夜半後遭僖父日是晡景又是遙遙照映

頗稱富饒汝往衣食此土傭作自給一生喫著自有餘饒乃手作書付之曰為我寄之其里正某長唯唯謝恩攬淚上途取道上毛經一村落雨暴至趨避道傍草舍既而雨歇雲駁仰見曦景未迨西牌倉皇貪程徑負行李去主翁懇款留之曰前途有川暴漲不可渡且日將晡幸不以陋室辱賜惠顧邨酸野殺以奉一夕謹長大悅弛擔而入主翁操作為具酒餚餚訖延一室長俯仰輾轉感往思來羈愁滿胸不能交睫夜將參半主翁自起點燭於佛龕誦經一晌肅拜久之長怪窺之坐上安五層石浮圖長三四尺明日蚤興告別於主翁且謝其

一夕感慨良心油生不必道其故模糊寫來有多少姿體若在凡筆一直切無味

一句描出老實的模樣逼真是入神之筆

厚意又指座上石浮圖試問其所由主翁默然口未及言而淚已先之於邑曰昔者老奴在江戶有一少年不惟拯我死併見惠若干金今而憶之鴻恩海闊莫物可方意者其人今已下世不知朽骨所托故作此石浮圖聊以修其冥福長驚怪試叩其歲月日時及少年面貌色態衣服年齒之形狀翁具語以當時所見皆與長意符焉長益驚即前膝指其面曰嚮者少年即是也時朝曦光射窓櫺翁熟視不覺驚呼是矣是矣俯而泣不知辭所出少焉揩泪曰吾則當年喜右衛門耳十年心事一朝圓完要之天祐神助令之然也因握手對泣久之

此是曉天光景見得分明

女子前段虛寫至是始實寫一著筆乃有許多情致

一部大團圓如此收殺不費多語妙極

暗應首段木鼠二字

既而呼女見之。女約年十八九。天資艷絕。不施塗澤。楚楚動人。翁顧指示曰。此往年鬻北里。以換租賦者。今歲春首。期滿而落籍。今已歸家。幸不以無似。得奉箕帚。于歸納采。永以為好。長謝不敏。不聽。乃許之。翁大悅。改卜吉。招其戚里。設合昏燕。琴瑟和諧。庭無間言。女井臼操作。紡績甚力。長亦稼穡匪懈。克理家事。是以家道益豐。優翁齡八十餘歲。令其終。長舉二革三絲。竝皆康寧。後悉嫁良家。

三溪氏曰。巖偷為偷。謂非其有而取之已矣。視諸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者。大有徑庭焉。況其人仁而且俠。拯人窮厄。不一而足。故天亦假手於循吏。全已瀕之。死命。天之所施設。豈可謂偶然乎哉。

依田百川曰。余讀徐仲光雷州盜記。楊聖藻紀盜不啻奇其人。而奇其文。以為世無復續之者。不圖先生此篇。刻畫描寫之奇。實有二文之上矣。且楊徐所記。直其所為奇耳。未至哀痛惻怛。義氣動人如此。故其文亦不過弄巧銜奇。豈若此篇中。吾妻兩國二橋數段。有情有色。一字一淚。使人低徊數四。不能止乎。或謂今人不及古人。吾不信也。

又曰。余嘗讀邦人所著小說。有云。盜入人家。匿床下。

將循吏來一結。有體

待人定夜既深矣黑雲掩月乍有一美人雙眉頓蹙蹒跚來倚井欄飲泣良久將躍而入盜大驚急起攫其袖袖斷大呼曰有投身人盍來救自忘其為盜也家人皆覺救其女而恠其人問知之厚酬放遣蓋女子與人密約不成因索死也得盜救幸免嗚呼盜亦人耳良心所存不能自欺乃爾偶閱高文附記

鹽田松園曰此一則勉行陰隲世之為陰隲者譬猶種苗而望秋利人欲以廣福田是達磨所謂無功德也若人當援溺拯焚之際惻怛不忍之心一時觸發則上格蒼穹天必報之以福但其不計報而報隨之

故于公大興駟馬之門竇氏高折五枝之桂

○○嬌賊

寫出異樣生彩。

北越絲魚川有一豪戶焉。曰魚住瀨左衛門。曾舉一女。名雪野。年甫破瓜。才色雙絕。兼妙筆札。又善歌舞。父母鍾愛。掌珠不啻。遠近巨室。佯人求婚者。輻湊其門。瀨左擇偶未輒許之。故人皆字曰新小町。蓋小町古美人。畢生不解人事者。蓋取以況云。雪野偶罹篤疾。久而不瘳。沈綿卒歲。遂以某月某日溘焉逝矣。父母傷悼。五內為之寸斷。葬之邑之極樂寺。先塋之次。每及忌日。飯僧供佛。厚修其冥福。既而經三數月。夜將參半。有叩寺門通謁者。門奴誰何。從戶隙覘之。其人妙齡。衣裳佩刀。亦極

飯酒供佛。於此一點。如無意。不知下文許多話發源來。

裝束得妙，刻入主僧眼裏，自然生哀憐之念，所以易成計也。  
先騙得門奴次第引入主僧。  
前說衣服裝束，此說其容貌，前是自門奴眼裏看出，此自主僧眼裏寫出，一人形容做兩般敘來。

敘得精細

其華侈，一觀知為縉紳貴公子。門奴迎接，試問其鄉貫名姓，曰：生本京師士人子，有故流寓此土，願藉紹介，得謁於主僧，則望外之幸耳。乃餽以沙金一封，門奴大悅，報之主僧。主僧延而面之，年可十八九，明眸秀眉，面如桃華，都雅便慧，絕世美少年也。少年從容，一揖前席，曰：生是京師士人某氏嗣子，不幸值家之不淑，淪落至於此，今不憚昏暮叩人之門戶，所以強請一謁者，自有至願在焉。不知幸見聽乎否？雖然，事係機密，一旦漏洩，禍不可測也。囁嚅久之，乃探懷出版金五圓，手封貼之，開箋安之。其上肅拜曰：不腆菲儀，非敢曰報聊以表寸丹。

一見許多金，把少年十分擡舉俗僧俗骨活現出來。

嬌羞狀貌，以一句寫得全身形容和盤托出。

云耳。願嘉納得充香火資，幸亦甚也。僧原貪婪，一見心動，即欣然微哂，故改容鳴謝曰：郎君少壯，蚤歸依三寶，以修身後冥福，其來世罪障消滅，永獲佛果。上白玉之樓，坐金蓮之臺，奚足疑哉？抑其所謂至願機密，云者果其何說也？貧衲雖駑下，豈敢漏人之密事，以禍君家者哉？郎君不見隱諱，願得與聞焉。少年尚有阻色，口將言而止者。一再良久，曰：踟躕顧望，隱匿不道，是婦女之為耳。今欲忍羞吐露哀情，願屏左右。主僧曰：今者夜半，人禽悉定，言出君之口，入我耳，誰復漏洩之者？少年首肯，因顧左右，故低聲曰：生去年三月，觀花于野外，途遇一

字字是情筆筆是色一讀心魂飛越

奇計妙策在啓棺槨不敢容易說出先以欲自盡藏其頭寫得妙極

處女容華艷絕一見如醉乃尾其後行就其女奴具問名居始知魚住氏室女從是晝想宵夢食則見女于羹坐則見女於堂思戀綦切弗克自禁竟貨其侍婢得通慙慙水魚綢繆約以永好寧料人生無常朝露不啻去為泉下人生遙聞訃心魂恍惚如見夢中夢欲往吊之憚人之口語遷延及今而悼念日切眠食兩廢鬱結成疾今將自盡伴女于九原願得撥冢墓啓棺槨一見亡女面死之日猶生之年辭氣惻切意色甚決僧大驚固諫止之少年泣且謝曰凡撥冢墓則國家大禁雖生非不知焉知而犯之出於情之無已嚴刑峻法何暇顧慮

復以自盡嚇之使其不得啓

讀者至此必曰少年厚於情如此末段寫出美人再生事以成一段情話不知奇奇怪怪反生一場大騙盜手筆不測

邪今而不見聽無所逃命請自刃於此以贖其罪戾耳因少抽其佩刀以示必死僧益惶懼乃不得已聽之固矢之曰事如發露不獨不利君家雖衲亦不得保首領少年首肯表其靡他刺血示之乃導至于後邱古墓累累中有新墳僧指示曰是也時正夜半四顧闇黑陰風如水鬼氣襲人少年冷笑獨語曰素望達矣手撥新塋開棺檢之抱屍而哭蓋自女歿至此三閱月屍肉敗爛臭氣徹鼻僧初忍臭在其側而不可久居避之百步外眴其舉動少年抱持半頃如不知其穢者絮語良久乃再葬其屍掩土如舊厚謝僧去既而隙駒水逝蚤已過



思笑語思所嗜愛  
念轉深是所以騙  
術之易入決非閑  
語

未說一語且瞑目  
念佛絕妙

一裘葛矣魚住氏以某月某日當亡女小祥忌辰父母  
悼傷思其笑語思其所嗜請僧誦經招其親戚舊故厚  
修薦事日將晡會門外有行脚僧鳴鉦念佛家人以亡  
女忌辰留而宿之供以齋飯僧謝其厚意既而語主翁  
夫妻曰貧衲有緊要密事欲令公等知之故不憚道路  
遼遠及訪君家願屏去婢僕使衲得畢其說不獨貧衲  
功德亦貴家亡女之幸福耳夫妻再拜前膝避人延之  
其別室具問其所自僧瞑目操念珠口念佛名少焉曰  
貧衲今年曳錫于越中登立山過所謂地獄谷山谷深  
邃人跡稀少道路險難無物可喻既而日暮天黑雲煙

寫情寫景風神獨  
絕是三溪先生長  
處他人決學不得

一頓住及從夢中  
現出幽鬼甚佳若  
一直寫來反索然  
無味

前段父母思笑語  
反是悲語思所嗜  
反是遺物反視得  
貼切

四合不辨咫尺就樹下而露宿夜參半陰風捲地冷氣  
透骨毛骨森豎終夜不能交睫乍見鬼火其色青赤乍  
滅乍明聞中有聲如泣如咽啾啾近人就而熟視之則  
無見也私謂是狐狸之為不足深怪也再枕肱而睡焉  
枕上有人年可二八顏色憔悴鬢髮被面半身以下鮮  
血淋漓衣裳悉沾手持三物潛然泣下屬衲曰兒子不  
幸夭傷貽父母憂罪障未滅遂墮落於血池地獄受諸  
苦楚冀賴高僧功德得生極樂世界其幸福豈何如哉  
如聞騰寫法華經一千部納之八十八所靈場併此三  
物葬之於名山來世必享無量洪福不然托生於馬牛

本朝... 卷上

十一  
文玉圃藏版



若說言畢而滅反  
覺其凡劣乃云為  
澗水所驚破收前  
段景物為一小結  
好

瘞埋遺物至是補  
出

不是亡女假手高  
僧反是賊僧假名

莫復生人間之期願迂道于鄉里語之父母亦足以達  
其素望邪高僧其母疑之言未訖澗水鏘鏘聆耳俄然  
驚覺乃身尚卧向之樹下其所貽之物現在我手即鑽  
燧點火聚枯柴燒之就火光燭之一為頭陀囊二為麻  
衣袖三為胎髮臍帶斜封糊貼上署亡女之鄉貫名姓  
及其誕辰歲月支干頗為詳悉其事甚異故卷而懷之  
遠道飛錫以至於此因探行囊出三物示之瀨左夫妻  
把檢之皆其所手記毫蔑可疑夫妻泫然掩袂而泣有  
間揩淚且謂之曰今日幸當亡女忌辰高僧不憚遠道  
之勞辱枉法躅兼寄贈三物安知非亡女靈魂假手於

亡女真是絕倒

不直攫取去故為  
推辭愈出愈妙

高僧乞其濟度乎哉伏願高僧垂慈愛為歷拜西州靈  
塲葬此三物令亡女永得拔苦與樂之佛果如其經卷  
書寫資唯其所命敢請願許納之輒出沙金五百兩以  
充寫經楮墨費別付贈一百兩當行旅諸費僧固辭掉  
頭曰雲水行脚僧家之常妻子珍寶不足須也弗顧而  
起夫妻惶惑引裾留之懇請一再而後納之顧謂之曰  
貧衲頹老已疲津梁今以亡女遺托與夫妻懇囑不得  
已聽之不獨亡女之幸亦一家之幸爾其牢記毋遺之  
夫妻合掌深謝其鴻恩號曰活如來一家奉敬送至野  
外僧單身打包飄然曳錫而去行未七八里折入林中

如觀劇場大結局  
有此一段全篇皆  
振所謂畫龍點睛  
覽者至此突一大  
驚將曰好大膽小  
年吾為汝瞞著不  
知是先生瞞著讀  
者矣

中有一古廟就而憇焉廟中有人啓戶而出則前年發  
冢之少年僧亦脫帽與假鬚則居然一壯漢矣二人相  
見嘻焉少年曰奇策中矣壯漢曰然此舉大利可以奴  
孔明而僕楠氏也今夜將相俱赴新鴻妓院飲食醉飽  
極其譁娛豈不大快事哉乃頌其所騙得黃金六百圓  
各懷之拍掌而去蓋三物少年發冢時所取者也  
三溪氏曰巨偷二名皆以騙博財者少年有色故偽為  
純袴子假女色而發其冢墓壯漢頗有口辨故為老僧  
以瞞魚住氏而莫物可證故獲臍帶頭陀袋等三物以  
實其跡皆各行其所長以博大利嗚呼偷不可以無才

亦不可以無色而況古艷妻悍婦借才之與色熒惑主  
聰傾覆家國何欲弗就哉才之與色豈可不畏乎哉  
學海曰初瞞寺僧全副著色花卉後欺豪富一味水  
墨山水濃處極濃淡處極淡各盡其致模寫入細入  
微處是先生本色

附記騙盜

江門本石街有彩帛舖曰紀國屋家道隆盛履屐交  
錯有一女子來鬢插瑁璫髻綴珊瑚錦帶羅袖隸佩  
雙刀者從曰小姐需嫁裝上等彩段任其所擇不計  
價也舖主大喜啓匣雜陳錦綺奪目初市肆多盜佯

買物乘間偷去。舖主常相警。於是認采帛一片。插在女子帶間。其端微現。乃噪曰：盜也。盜也。女子赧然俯首。隸欲為措辨。言未發。棍批亂下。絕復蘇。隸徐起。取書於懷。示之。則收證明白。購之他舖者也。衆相顧愕。貽隸怒。髮倒豎。按刀曰：孰擬女公子。盜者吾還。無面見主人。請獲舖主頭。一舖蒼黃。不知所出。償以三百金。女子出門數步。顧其僕。吐舌曰：大哥妙計。學海記。

◎離魂病

一幅鬼畫。描得逼真。應舉再生。瞠乎其後矣。

襟領八字。何等新奇。展卷對燈。背若灑一桶冷水。

文勢飛動。奮迅殆如風雨。

越前敦賀人。原某曾游上國。淹留三數月。留守家者。一妻一兒。一赤脚耳。無聊殊甚矣。又畜一新婢。上下四口。以待主翁還。一夕更漏將夜半。風雨大作。襟領測測。鬼氣襲膚。偶聞舊婢呻唸。其聲甚苦。主婦疑其疾。或發欲起而看護之。枕上燭滅。四顧闇黑。不辨咫尺。遂礮石點火。婢卧房設紙障隔之。乃啓障燭之。屏風上有物蠢蠢蠕動。就而熟視之。卽新婢頭也。其頸蜿蜒。緣屏風上者。二三尺。既墜而再上。上而復墜。鬢髮蒙面。口吻潰鮮血。凝睛視人。啞然冷笑。主婦一睹。心悸魂驚。欲叫舌結。欲

滅沒變幻駕雲驅  
電不能端睨真是  
奇筆瑰筆

稍讀一過魂飛魄  
散面若死灰

讀終亦心怯胸悸  
顧背者數矣

考證歷歷非淺薄

本草綱目卷之四

文王國藏片

走腰痠遂股戰而仆亡何頭顱伸縮越屏風入直啣舊  
婢咽喉舊婢絕叫殷血四迸煩悶而絕即口銜其頭再  
上屏風從屏上窻從窻上櫳會暴風卷雨橫射窻櫳櫳  
為之破裂轟然有聲輒從破處出駕玄雲驅紫電隱見  
陸離不知其所之天明檢其卧房獸蹄鳥跡旁午狼藉  
不知其何物為蓋山獬木魅之類所致邪記畢毛骨森  
豎燭青墨腥

三溪氏曰世所謂離魂病者當其深夜酣睡時心氣上  
騰別結形頭上現頭頸長丈餘繚繞於屏帷上不知者  
以為飛頭蠻然飛頭者本西域蕃婦目無瞳子夜間飛

儒生所及郇侯之  
厨莫饌不具焉

一結杳然妙有韵  
致

頭窺人熟寐食其腸胃唯忌酸氣故土人瀝柑水灌之  
則不敢近事見于海東逸誌今所記者則非飛頭非離  
魂別一種鬼物耳安得就博雅君子質其疑乎哉

學海曰搜神記載吳將軍朱桓一婢頭能夜飛蓋非  
蠻種獨然也記未云其噉人否余觀都會往往有粉  
面皓齒之鬼半夜飛頭噉人不覺其為鬼物若使此  
婢聞之將曰後世可畏

本明遺切世誌卷上

文王國藏片

○本所擒龍

金魚與龍相映帶絕妙昭應  
 不浚池水四字捲起後面許多波浪來  
 龍有定價奇甚幼龍奇語  
 距今茲明治辛巳五十年前江戶本所有一士人家甚貧鬻金魚以資衣食庭中有古池雖甚不深濃藍停畜藻荇蔽水蓋不浚池水者幾五六十餘年矣一日有客突如來求謁主翁翁延見之客一揖前席故低聲曰僕熟視君家池中常有雲氣焉是必知怪物潛其底也幸見與請謝以若干金雖然龍亦不齊有老幼有巨小其老大而丈餘者則直千金其次五百金或百金或五十金一二有定價今視池中龍氣甚微少其為幼龍也必矣請以五十金購之主翁驚怪且詰之曰我聞古昔有御

恐嚇之誇張之為他日開場地絕不見痕跡故妙

龍氏司擾龍未聞有擒龍氏龍原靈物安得捕獲客不  
憚曰此技本我家所獨得祖孫授受至僕身殆四世未  
嘗誤一著苟見狐疑敢請近日奏効目前以表其不欺  
主翁疑懼相半喜其多獲金枉而聽之客大悅即出二  
十五圓付之曰龍價半百今奉其半如餘金則俟捕獲  
然後全之臨去且誠之曰龍之為靈物君所知也幸而  
擒之可以無虞誤而逸之風雨立作折樹掀屋人畜死  
傷未可測知也何不預告之四鄰為其防邪主翁首肯  
遣人報之近鄰故舊遠近傳播相告戒備之後隔一日  
前購龍者來報曰今夜將擒靈物願闔家屏息杜門鑄

腕曲道勁姿態橫生真傳神奇筆

波瀾洶湧目眩神搖滿幅龍氣

嘈雜喧嘩如現數十人於紙上

戶慎毋窺戶外否則龍氣感冒為其所傷害主翁大懼  
戒其家人牢鎖戶有間文身壯漢一行十餘名搬運器  
械即擒龍之具皆殊狀異態人間未嘗夢見之物最後  
運致一巨圈鐵網蒙之蓋畜龍之器云既而踏車厚水  
大桶浚池終夜泝泝作狂瀾驚濤聲天將曉有一人大  
呼曰獲矣獲矣乍聞鐵網有聲拏攫縱橫若郭索走沙  
主翁竊相語曰龍已捕獲此或欲破網而逸也幸無風  
雨撥屋是可賀耳明日客叩謝曰龍既已入手矣不圖  
龍身至小不副其素望而價半百圓尚覺其甚貴雖然  
已定約束莫復可更乃償餘金去臨去慇懃相囑曰近

有此一著乃能使  
外人信之不疑  
繼與奪之妙猶龍  
之變化不測

不於本文說破  
在此處道一點醒  
猶幻戲師演了後  
出示種子

日將開觀場于兩國開場當日亡論君家令閨郎君小  
姐下婢僮僕凡係君族屬者拂曉辱臨惠然而縱觀焉  
在君家絕不收看錢聊以答厚誼云爾越三數日果開  
看場兩國橋西觀者雲集未出十餘日博巨萬錢

三溪氏曰龍豈可擒之物乎哉故捐金半百以博虛名  
焉耳虛名已播四方實利不求自獲矣其作龍瓜拏攫  
之聲者容大龜於鐵網中以欺主翁之耳之策况兩國  
看場生龍藻繪龍文於鰻魚背以眩耀人目也吁嗟場  
師之黠主翁之愚皆可以供一噓也

學海曰生龍活虎不可捕獲文之妙一至於此大奇

大奇

附駱駝生傳

駱駝生不知其姓名身軀彪然而大性魯鈍唯飲啖  
兼數人故目以此獸名云生既不能力食赤貧徹骨  
乞貸姻戚姻戚稍厭之生出一日無所得食困倦而  
歸憇破廟仰天曰嗟我死矣乍有人自廟中出曰僕  
請示活路生喜甚跪請其人笑曰為賊耳生愕然其  
人因說吾儕盜數十人會喪主領莫相統屬偶見君  
軀幹豐偉甚有威風若代為主華服脆味唯意所欲  
生辭以乏才伎盜曰是所以望於君也遂與其黨奉



事之每劫舍掠財生倚胡床指揮自若及還寨飲噉  
醉飽以為至樂最後劫一豪富家人力拒遽有官兵  
數百掩至群盜闕然而散生徬徨失措為官兵所捕  
官以為巨賊監守甚嚴吏詰問所以為賊生恐惶戰  
慄不能言吏恠其狀溫言問之乃告以故然罪大不  
得免遂斬於市嗚呼世之峨冠博帶哀然者多駱駝  
生也幸不為官兵所捕飽煖以終其身比比是矣何  
恠天下多豪傑之士哉偶讀擒龍記蓋駱駝生之未  
敗者也事頗相類故附此學海記

先把小西湖極力  
寫出如此絕麗幽  
峭以伏後段

期迫二字即是好  
機會過此一刻便  
騙不得精細的人  
物

◎天女使

江都東叡山下有池沼焉曰不忍池延袤里許深不可  
測芰荷生焉蘆葦滿焉鳧雁鷗鷺集焉池中有嶼安天  
女祠杳渺如畫沿岸茶肆酒壚鱗次櫛比與天光水色  
相映帶不減一幅西湖著色圖也先輩名以小西湖洵  
知命名不虛也昔者寬永中官命浚池期已逼矣先是  
本鄉第四坊有富商家道日盛翁平素歸向辨財天竺  
小祠於園池上昕夕禱賽以索多福一夕有客叩戶家  
人迎而接之其人秀曼都雅年約笄字非世家室女則  
侯國之宮嬪倩粧炫服衣香如蘭侍婢十餘輩梳粧宮

我未發一言彼既已落圈套來為人等騙者自然有此等光景

闔族伏後文鱗族不是虛套

本朝... 樣皆有殊色侍其左右趨從填戶外燭光如晝家人驚惶以為天人神女來降趨告之主翁翁誓願出邀之延之上席膜拜曰不以下界之陋辱枉蓮躅敢問貴孃得非辨財天女化身邪何其容色類小町而眉目似衣通乎雖然昏夜之行鬚眉男子猶且難之而況於深宮閨黛乎意者當有緊要密事願吐露其錦心使僕與聞僕雖不肖安得不竭一臂力歟女子秋波流眄微笑曰果令其言有如皦日不獨賤妾慶幸併一門闔族之幸福雖然所以其不易明言者妾懼機事不密以貽後患主翁乃屏去家人誓其靡他女顧左右促膝低聲曰妾是

不說是天女反說天女使即妙  
擊開天女去特說眷屬不然天女神通宏大概力凡夫殊無謂也

此是騙局眼目

不忍池主辨財天女之使女如聞近日官興浚池役天女原有神通勺水可以托其身莫足憂者耳獨至其八萬四千鱗介族屬遽失其巢窟無生可活天女深仁甚憫之使妾假君家園池不知幸見聽乎否主翁一聞使女言景仰益恭急具酒饌周犒從者且謂之曰不以湫隘盆池所蔑視辱枉神駕此賤僕所企望而弗獲榮亦甚也不敢謹奉神敕以迎龍駕邪使女大悅約以某夕某日且曰某日夜半風雨大作是鱗族移居之時也當是時亡論主翁妻子雖蒼頭赤脚屏居一室毋敢窺其外主翁唯唯奉命女使從容正襟起出戶外卜星曰天

忽而哀請忽而尊  
大牢絡得法一  
味懇祈未免露馬  
脚

讀至此疑有招風  
呼雨之術及後段  
而知出其奇策妙  
甚

不特假得風雨以  
表神靈并抹却痕

明近矣。妾卜其夜不卜其晝。頤指命駕趨從。應唯傳呼。曰。女監回駕。女使從。金碧輿中。令侍婢將命。曰。主人勞矣。主翁赤跣拜送門外。不覺額點地也。既而星曙。雞叫。人影陸續。不知其所之。果經三數日。夜半風雨大作。其聲泝泝。若驚濤撼岸。終夜喧。不辨人語。家人屏息。密語曰。是天女遷坐也。閉戶守夜。不敢少窺其外。黎明風雨漸斂。開戶見之。府庫洞開。凡其所畜積金帛財物。一空如洗。不復遺。雙絲初知前夕。所謂稱天女使者。則綠林嬌賊。蓋托名於浚池。以掠奪富商之財物焉。耳其聞以為風雨大作者。非實有風雨。使人撼竹曳柴。以擾托

跡所謂一事兩用

搬財物出入門戶之足音履響也

才色膽略復播弄  
富貴子弟使其傾  
倉庫輸家產未必  
出此等騙術也

三溪氏曰。斯篇與前擒龍話說。嘗聞之老友松園鹽田翁。其詭計詐術。與鹽谷宕陰福神盜說相表裏。彼以利誘之。此假名欺之。彼出滑稽。此行靈威。雖事各異。均是一術耳。吁。嗟。嬌賊有才色膽略如此。僅綠林白波之雄。而止者。信可惜也夫。

學海曰。始如處女。後如脫兔。手段靈敏。不啻名將。然非先生之奇筆。不能描出此靈敏手段。

附記女盜

淺艸聖天街有典舖鈴木彌平者。家累萬金。身著藍

縷殆丸泥爲飯。燃爪代燭。奴婢十餘人。不飲粗糲。嘗慮盜。重門複壁。鍵鑰甚固。隣有某甲。亦富戶。病死家衰。彌平低價購并其家。一日薄暮。有十四五歲女子。負笈白衣。如賽佛者。顏艷而服敝。問某甲所在。告以故。泣曰。妾甲姪也。幼孤。養於人。千里來訪。乃至此。淚如貫珠。貌益麗。彌平憐之。止舍焉。既而盤問數四。知無罣累。陰生邪念。悉屏奴婢。獨寢一室。召入女子。溫言慰藉。挑之。女子頰發於面。嚼袖不答。彌平慾火不禁。曳臂求歡。女子忽驟起。反捱彌平腕。縛以麻索。奪其所佩管鑰。啓門一呼。賊黨亂入。皆曰。大姐好辣手。

女子微哂。擲管鑰鏘然。頤示之。衆領意開庫。盡取財物。女子徐起。脚尖踢彌平曰。老爺勞擾。大笑而去。學海記。

本朝書初新誌卷上

文玉園藏

先其所鍛名刀  
極力稱贊一番然  
後徐徐說入本傳  
明劃之極

十內亦後年一義  
士平生所佩不必  
鈍刀蓋非名刀可  
稱者耳然於文字  
頓挫法不如此說  
去無以反跌後段

◎鍛工助弘傳

鍛工助弘稱越前守初名直助凡其所鍛鍊亡論刀劍  
鎗矛銳利堅剛不惟昆刀切玉人皆稱新刀正宗蓋正  
宗者古名工以鍛刀著者也初赤穗城主淺野氏臣有  
小野寺十內家甚貧困一日與諸僚會于朋友宅衆士  
各品評其佩刀真贗藩老大野九郎兵衛亦在坐焉善  
甄別刀之所出鄉貫曰相州曰備前百不錯一舉坐歎  
稱服其明眼最後及十內佩刀刀鈍而鞘利大野嘲哂  
極口罵其不武十內銜之不形辭色時直助為十內家  
奴隔壁聞之深恚其亡狀切齒曰老奴不遜敢辱主公

本朝書初新誌卷上

二十三 文玉園藏

許多話來讀者不  
得以辭害意

柳文寫學琴者有  
云蚤起則寥寥  
繞以連夜又增以  
脂燭燭不足則誠  
而鼓諸席此故文  
勢殆類此

所不雪此怨者不復生見人即乞暇陽言曰願得歸省  
鄉里十內聽之乃結束而發草行露宿具嘗艱苦遂達  
于浪華片町詣鍛工近江宅近江者攝州名工世呼曰  
神刀鍛治直助彷徨其門外家人怪問其所自曰僕有  
志願在焉欲見主翁面請之家人白之近江近江延而  
見之直助請為門子辭氣激切一若有素望者乃憫而  
舍之直助權為其家僕操作之暇一意攻其業手試運  
鎚法丁丁作響寢則叩其枕函食則打其楹碗終夜不  
止聲家人病之毀言日至於近江之耳近江舍而弗問  
如此者三年業大進直助一日從容謂近江曰生在師

直助全副精神注  
於此文氣銳利與  
快刀裁鍊一般

疊助弘二字處筆  
力千鈞

此一言足以雪大  
辱有餘不必在此  
刀之有無也  
名刀發市

門辱提命者三裘葛于茲頗覺有所得願假師之一臂  
得鍛寸鐵則志願達矣敢請幸見聽乎否近江首肯直  
助大悅乃齋戒七日鍛鍊作一刀近江執鎚助之刀成  
而加研神光如水雖古名刀不多讓也近江嗟稱舉繼  
其後以女妻之冒以己姓號曰津田越前守助弘助弘  
乃挈其所手鍛一刀東下詣舊主小野寺氏寄贈且泣  
曰此下奴精神所凝結願主公以此洗雪昔日污辱庶  
足償多年志願邪十內感喜為動容深謝其篤志坐卧  
佩服不離其側無幾有報仇之事十內當夜帶此刀斫  
仇家門手斃數人后十內與同盟諸士同賜自刃刀遂

文字凜凜是亦發  
矚之刃閃光射人  
鍛鍊功成至誠即  
通報仇之舉亦然

一結有力是大史  
公

為泉岳寺遺物。今歷百餘年。如發矚。  
三溪氏曰。眾藝百工。所以名于世者。皆精神至誠所貫。  
加以鍛鍊之功也。鍛工助弘。眇然一匹夫耳。特出其至  
誠。欲雪主家之辱。精神所注。竟獲無比三尺。以為異日  
報讐之用。自非鐵心石腸人。安得鍛鍊此快刀乎哉。  
學海曰。微九郎兵激成之。則助弘終一賤隸耳。自古  
小人未嘗不力。成君子之名。是其尤者也。赤穗義士  
如大石良雄。其精忠至誠。固不待論。然其後起之士。  
豈知非為九郎兵所激成乎。

突元一筆寫出奇  
異卉草。使讀者不  
能測其意所在。  
五色鳥。八景圖。自  
然相對。

史公得意筆法。

○五色鳥

五色鳥。本支那所產。清商舶載。致之崎嶇。遂獻于幕府。  
每葉異色。五彩粲目。如束一匹異錦。蓋人間所稀覯。後  
貶之紀侯。紀侯珍襲。置之其坐側。有上客至。必出誇示  
之。大久保彥左。以鯁直為士林所重。嘗聞其為奇種。賈  
造假作。救人之災厄。其詭辨滑。誓有足傳者。初幕府大  
老酒井雅樂頭。入朝京師。一日謁見關白近衛公。公甚  
好丹青。嘗聞幕府士近藤登之助善畫。价雅樂需作近  
江八景圖。雅樂曰。是易辨耳。遣人索畫於近藤氏。近藤  
以任俠自喜。為白擲團領袖。弗擇曰。咄雅樂老。畫史視

登助發憤一言直  
是鍊案毫動不得  
如萬仞山岳雖彥  
左氏之老鍊不知  
向那處下手

大老自刃是何等  
容易說得如此急  
戲只說來如此急  
切乃得攔出後段  
絕大奇語若云實  
有是等事豈不近  
痴人說夢乎

我邪夫擁大刀挾長鎗摧堅陷銳角逐於鞍馬間者此  
吾分所宜若夫吮毫舐墨徒取紉袴子之悅雖死弗為  
也固辭不應雅樂病之乃使其嗣子讚岐就請彥左曰  
嚮者僕父雅樂蒙囑於關白需畫於近藤近藤固辭多  
方弗應此畫而不成上以負關白之命下以損幕府之  
威何顏復視息於世邪宜速自刃而謝罪耳願宿老少  
垂憐指示活路鴻恩肝銘宜何如報之哉辭致悃悞聲  
淚俱下彥左俯而思仰而笑曰可矣吾能使阿登畫之  
彼倔強雖以百彥左不能挽而回之雖然見人之急厄  
袖手弗拯則武夫所愧老夫雖耄乎不敢不盡力鄙語

益不可解姓

欲奪先子弄阿登  
於股掌之上

不言乎地獄消息黃白能之當今之時可以生可以死  
無貴無賤惟阿賭物是之由焉吾子欲保全尊翁乎何  
不多散黃金而申救之邪曰所須幾何曰千金足矣曰  
是易易耳即取而貽之彥左曰已有此阿賭物老夫不  
日宜措辨而報好語焉耳讚岐叩謝懇為囑而還彥左  
家人皆危之主翁恬然如不經思者置酒高會揮金如  
土大言曰片言以博千金豈不亦愉快哉明日跨疲馬  
從奚奴以寡約詣近藤氏主人以其故老也應接甚謹  
彥左傲然未及敘寒溫謂之曰側聞近日關白殿下使  
大老索畫於足下足下峻拒拆之何其快哉不如斯不



選應首段大聲一讀山鳴谷答

一條鎗亦與五色  
為好對  
大國主以異卉為  
寶老翁以武器為  
珍暗暗相射又是

足以稱旗下翹楚也主人愧且謝曰謬蒙推獎殊覺赧  
汗也因談他事偶及樹藝事主人甚愛盆卉凡奇花異  
木其可以供觀玩者莫不畜而藏之彥左知之乃語之  
曰頃日抵紀侯邸見一異卉曰何也曰五色焉是也此  
種也本支那所產蓋兩間有數之奇種紀侯原好園棊  
每令予為之對予棊手高於紀侯數等是日故示拙每  
局讓勝紀侯頗有得色揚言曰徒鬪輸贏則無為己何  
不各賭一物試之曰公賭物何如曰以五色焉耳不知  
卿所賭何物曰僕有一條鎗在焉寶愛有年蓋少壯時  
於字山先登所攜願以此為賭侯欣抃踊躍曰善矣乃

舊時快事以壓倒  
登助處不得看為  
閑話頭

一圍棊既已博無  
比之奇種豈有一  
圖畫不能奪之之  
理

一喝破使近藤勝  
怯乃能徐徐誘入  
我計中妙極奇極

相共鬪棊一著而勝之曰如約侯踧踖辭謝曰彼種此  
我所珍惜願得以他物代焉予曰男兒一諾重於千金  
公大國之主何不類也侯不得已割愛貽之予一圍棊  
而獲人間無比之一奇卉豈不大快事乎哉近藤流涎  
有欲炙色乃從容謂之曰僕亦既聞其為奇種願得以  
寶器易之雖千金惟其所命敢請幸見割愛乎否彥左  
掉頭曰否否銜物論價則賈豎之見何為出此鄙野之  
言近藤慚愧謝其失言而食指益動彥左察色賺以溫  
言曰子懇請異卉至欲出寶器易之勢不得不輟贈雖  
然金帛寶貨則吾所不欲無已則有一焉敢問幸見聽

一問一答借家人  
做箇幫手何等妙  
手段然讀者將握  
兩把汗曰計若破  
矣老翁無葬地

乎否曰何也曰願得子所畫近江八景圖易之近藤大  
喜首肯曰是易為耳乃刻日固約之還語其家人曰吾  
能片言以博得八景圖曰何以獲之曰以五色為易之  
曰為安在乎曰無矣乃指庭中狗骨樹令家奴折一枝  
手援筆塗抹其枝葉青朱絢爛五彩奪目拋筆曰可矣  
即挿之瓦盆誇示曰雖以明目近藤恐不能辨真贋也  
未三數日近藤遣使者寄贈自畫八景圖且曰願得以  
奇木易焉彥左許諾面於使者曰辱嘉惠厚意感荷不  
知所謝不腆盆卉以踐前言幸賜愛玩則素望足矣使  
者及命近藤見盆卉大悅集賓客姬人誇示之眾皆掩

阿登盛怒如烈火  
不可嚮近然彥翁  
使其能怒又使其  
能笑蓋權衡在手  
上下自由莫不入  
其彀中也

口而哂焉乃就熟視之則非為蘿而狗骨樹而已其五  
色絢爛如錦綺者皆青朱粉墨所藻繪而塗抹痕跡隱  
然一矚可辨也近藤激怒大罵曰老奴亡狀敢弄汝公  
吾且詣彼宅斷彼頭所不雪此污辱者緇衣削髮不復  
齒士林也因徑詣彥左請謁家人見其辭色異常促彥  
左避之彥左自若不少屈令曰嘉賓見過安得不款接  
乎乃延之其外寢近藤聲色方厲按刀前膝曰足下曾  
約以奇木易僕之畫圖迨畫既成贈之其所易者則偽  
卉贗草其五色云者蓋藻繪以欺人目也僕而無目則  
已苟有目焉豈可受其欺罔而止邪願得易以足下元

先有一著然後從容說出緊要語頭來乃爾有施子處若一直說破便不作文字

當時閑白虛銜非大老可比然立言不壯重如此不足以折服武人驕岸之氣其實與否不暇辨也

彥左首肯曰諾哉言也老夫衰髮生而無益于時幸被足下請求區區禿顛何足惜哉吾而一死濟濟多士曷損於幕府唯有一言者足下其坦懷熟計之然後斷吾頭未為晚也抑垂紳端笏出納王命進退百揆俾一夫罔弗得其處者非關白邪外備戎狄內補王室使閣外之威無闕者非大老邪今關白使大老需足下畫圖足下之榮多矣足下反峻拒之上以賤視朝廷大臣下以折辱幕府元老以取快於一時恐非人臣恭順奉上之宜也今足下曰丹青取人悅則士人所愧使足下不作畫乎酒井氏必自刃矣酒井氏而自刃其宗黨

層層窮詰每一逼一急不可當

萬壑十澗合為一潭深沈不測

支族必怨足下足下一旦為怨之府為諸侯所惡則麾下八萬騎之士豈可不黨援而救之哉行將啓兵端其如此則不特府下騷擾生事我東照公撥亂反正之業悉付之土崩瓦解不可制亂何所底止哉然而跡其本起於一紙半箋丹青成與否足下慮不及此偃蹇倨傲以為得意豈不亦左哉吾故托事於五色鳶需畫於足下以圖天下無事足下不察我心之攸苦悻悻馮怒讓

我無禮欲斷吾頭何其量之不廣邪足下尚不滿於心請速斷吾頭庶可以少霽威也因潛然泣下近藤大悔

悟怒氣冰釋深謝其罪而去彥左遂贈畫於酒井氏酒

蒼海捲起波瀾。天地晦冥。日月黢黢。忽而闐然。不聞一聲。此只五字收結。絕大筆力。

絕好證左。

進一層說妙極。

井氏獻之近衛公。風波立定焉。

三溪氏曰。昔者東叡法王。嘗聞春臺太宰氏善吹笛。遣人求奏一曲。春臺弗懌曰。吾豈為王門伶人邪。遂折管。終身不復手笛云。夫太宰氏則鴻儒也。近藤氏則名士也。法王待鴻儒以伶人。關白接名士以畫史。宜乎二人峻拒不應命也。然而酒井氏以幕府大老。不慮於此。以威力為可制。反取困蹶之禍。陋矣。自非彥左氏。權謀以措置之。詭辨以分疏之。吾知其禍敗不可測也。齊景招虞人以旌。虞人雖死不往。而況以伶人畫史待天下鴻儒名士乎。

學海曰。世所傳彥左事極多矣。然驕傲不遜。以一槍之微功。陵壓濟輩。罵詈君主。雖誇硬直。無益時務。余謂是特老革狂夫耳。今讀先生所作傳。即知彥左借諧謔。以排難解紛。蓋東方淳于之流也。然彥左心事在演史者流。不過為銜自己之詭辨博千金之大利。彥左不瞑目於地下。先生以縱橫之奇筆。極力寫出。鬚眉盡現。如見其顏。如渥丹。其髮如銀針。其辨如懸河。其氣如虹霓矣。使彥左讀之。恐將拍掌大笑曰。何物狡兒。巧寫吾胸裏來。

明治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來遊墨上別墅。夜雨。

初晴天色如拭遠林葉盡水色澄徹對此景讀此篇快絕爽絕不覺終卷

○河村瑞軒傳

秋暑二字伏孟蘭盆

猶留疾逢祀上老人惜後段不見此老著落所謂神龍有首無尾者

自瓜菓及敬履分為兩段文字兩兩相配毫不重複直

瑞軒初稱十右衛門後改瑞軒東武人原賤工于神田于淺草于芝浦數移居其少也赤貧如洗嘗赴上國道而資斧盡乞食於道路時秋暑如燬就樹下而憩有老翁過焉熟視曰客將何之曰將赴上國叱曰咄迂拙漢我相客面似大有為者然而舍方熾之江戶向日衰之上國我知其無能為也瑞軒播然而悟焉即回踵而東下偶值孟蘭盆會邦俗祭冥鬼必供時新瓜茄祭畢則悉投之河中瑞軒渡酒勾川視瓜茄萬數蔽水而下曰遺利可拾也乃予錢於乞兒收之立獲數百籠鹽淹而

是化工之筆

貨殖秘訣全幅呈  
露毫髮不遺

前虛後實無二著  
不妙文理極密

畜之亡何江戶大災屋比延燒土木大興鬻之役夫果  
致大利其他竹頭木屑敗鼓皮人所遺而弗顧者皆拾  
而畜之有無貿通混化用之逞逞出新樣是以朽株廢  
材一經瑞軒手則死者活而廢者起嘗至市見廢鞵委  
于途笑曰滿地皆金取而無禁須而不竭與風月同其  
歸此非我無盡藏邪乃日夕來往閭巷凡有廢鞵弊屨  
之類即捆拾還而投之盤水潤而輒之剝而細之日以  
曬之風以乾之名曰寸莎售之泥工泥工和土汚之壁  
堅而不坼人皆便之賈者日盈其門家道益裕後賣材  
木以為業天和中江戶大風雨拔樹倒屋淺草本願寺

所謂會家不忙者  
何等容易唯一言  
瑞軒辭氣容貌都  
出

作一小結

前段載其議頗詳  
此段唯許諾二字

本堂亦為之所壞墜其鬼瓦使匠修理之曰須人千口  
經日百日費亦不貲令他工計議之復如前言寺僧大  
窘乃召瑞軒詢之曰是易事明日當修之耳翼日瑞軒  
手製紙鳶放之堂下紙鳶駕風翰飛戾天縱其所之越  
堂而北既而線弛鳶下乃解紙鳶結綆其線端從堂南  
引之植椿其南北約之架梯子於檐薦包墜瓦攀綆而  
登置諸其屋上泥工修理不終日竣工解綆拔椿一揮  
而去其役夫併瑞軒厯五人而已城南增上寺亦為都  
下一巨刹寺有洪鐘重萬餘斤嘗鈎脫而鐘墜令役夫  
扛之非累數百人則不克動也乃命瑞軒瑞軒許諾即

省略得好

敘事詳悉而不俗  
老手老手

事簡費省。經濟第一  
著妙用。雖經濟天下第一可也

移檄於四方。穀賈募粟一萬苞。明日午牌致之寺中。及期米苞輻湊。車載而來。又令曰。每苞各署其徽號。毋令彼我相混淆。如價金。則當以明日償之耳。乃搬苞積之。鐘樓四方。瑞軒大集役夫。貫圓木於鐘鈕。承以十字木。役夫百人。荷木扛之。鐘上者尺許。又加圓木。其間四方。各增米苞一。如是者。不知其幾回。遂挂鈕於鈎。又不日竣工。米苞則予十一息。各還其主人。主人點檢收之。不錯一苞。其奇策妙算。率此類也。尤精出鑿方。其所著浚河諸書。後世師法。確有可見。從是瑞軒聲名日著。凡諸侯有土木事。必召謀之。事簡而費省。莫立不奏功。嘗詣

此段一戲謔語。固不足為此老榮譽。然以一匹夫與縉貴談笑一堂。亦可以見瑞軒氣槩矣。

蛟龍或翔雲間。或匿爪里。可大可小。是則倏倏本領。不是僥倖一時。無賴潑皮。

一搢紳家。禮貌頗恭。瑞軒再拜請曰。下奴不肖。以草莽一小民。叨荷寵榮。以至今日。願得明公庇蔭。幸賜官名。榮亦甚也。搢紳沈思。莞爾曰。是易為耳。自今厥後。宜稱兵部卿也。但其記之。宜須假字。瑞軒叩謝。少焉抵掌曰。敬奉教矣。蓋兵之於日。雇部卿之於奉行。吳音相近。偶以日雇奉行。諛之而已。瑞軒襟度快闊。有并吞八荒之氣象。雖然。時而詳密精細。雖錐刀微。不肯浪費。曾見竈突焚薪。薪頗多。起而滅之。婢曰。主翁富累巨萬。何為纖畚則然。邪。瑞軒哂曰。吾所見。從物異趣。踞富岳頂。則思鑿水族。而種禾黍。坐孟孟。則懼粒米或失之。今吾於竈

龍門筆法

自你自評得失寸心知者

絕好論贊不著贊瑞軒一語反用評文一節點綴意想自天外來

本草綱目新編卷一

文三國志

見之矣與瑞軒同時其氣象襟懷相持不讓者獲南紀人文左衛門世呼曰紀文大人事詳于本傳

三溪氏曰予嘗作瑞軒紀文二傳有客見評曰此遷史列傳合敘法耳雖區而別之來龍去脈隱然具其間有前峰迎而後嶺送之之趣老杜有句曰齊魯青未了惟此五字可以評此文也予笑而不答今錄以充此傳論贊矣

學海曰風神飄逸而著著實話似讀史記貨殖傳

○○紀文傳

四字紀文肖像

曰鰐曰柑動植二種並為其奇貨妙又是容易為得蓋胸中有成竹隨機應變無不至其妙者

文左衛門幼字文吉紀州加田浦人或曰熊野人氣宇快闊不修細行智愚一視毫不設畛畦尤喜奇計妙心算而外溫藉坦率遽而接之如勤勛書生先是熊野之海有鰐魚海中鱗介悉為其所食漁人廢網事者月餘土人大苦詢之文左文左曰是易與耳乃作木偶數十枚中充毒藥明日舶載至海上與眾漁歌呼鰐魚聞人語出沒波間目光如炬欲張口吞之文左叱咤徑取木偶悉投之海鰐魚吞噬一口盡之忽天氣晦冥風雨大作洪濤山立海水盡赤文左曰此鰐魚中毒嘔血也其

本朝藝文新誌卷上

三十四

政珥圖藏版



偶獲千金。常人收為資本。此是尋常商賈文則不然。別開一生面。便是活手段。

斃立可矣。少焉鱗屍果浮水上。風雨稍斂。乃使數十人挽上之陸。龍身蛇腹。蠶尾而獸足。大若古枯木。遠近喧傳。觀者如市。手額相賀。深德文左。文左命解其死屍。肚中有巨革囊。括而檢之。獲黃金千兩。文左具狀。訴之國主。國主嘉其能。施奇計。驅除民害。舉付之文左。文左大頌其金。賑四方窮民。老弱蟻集。滿其門閭。父老感戴。推以為邑長。時文左年甫十八。南紀提封。多藝柑子。以充租稅。每歲船載運之三都。利市巨萬。往往有致富者。此歲東洋風浪大作。四方海舶輻湊于江門者。皆怖風不敢發。是以江門柑子俄增其價。一顆率至二三錢。都人

漢高風度。不謂見之此人。行文亦用遷史高祖本紀章法。

引領日望其入港。文左聞之。欲航海輸柑子。會有邑人藏海舶者。以其敗漏不可用。欲解以為薪材。文左假而修理之。三數日竣工。乃揚言曰。有能冒風浪航海者。人與百金。人皆哂其虛妄。有一人應之。輒予百金。僉駭曰。文左信人。豈食言詭人者邪。近邑壯丁。一時來應募者。十有餘人。皆賭博縱酒。無賴惡少。文左大悅。悉踐其約。大具酒饌。痛飲累日。呼以爾汝。意氣相投。約為兄弟。時海上風益暴逆。浪蹴天。一行十有九人。皆著凶服。預分必死。明日質明。文左大船載柑子數千箱。徑拔刀截其髮。獻之龍王。默禱食頃。禱訖。立船頭。一刀斷其纜。船飛

文亦有洶瀾怒濤之勢。

一收煞。却前映後。筆力千鈞。

爽快雄闊之論。豈是尋常富豪徒。

帆怒轉瞬百里。破洪濤東走者半日。迨遠州洋風益順。帆益驕。凡海上三百里行程。一晝夜而達于江門。此時海舶入港者。獨此一船隻耳。都商欣迎。以為神助所致。文左乃定價售柑子。利市萬倍。一朝獲五萬金。上國原乏鹽收。鮭魚即市十萬尾。又舶載開帆。嚮之京攝諸國。利市復十倍。江紀往還旬有餘日。博十五萬金。亡何富甲于一鄉。一日慨然自奮曰。男兒七尺無為。則已苟有為。豈可為一鄉善人而止邪。抑一家之富。則天下之富。一人之貧。則天下之貧。我將網羅天下之財。以散天下之人。知散而不知聚。則窮鬼之徒。知聚而不知散。則守

有國大經濟。大議論。不謂發此人之口。

柳里恭門下。多是博徒酒客。然彼不過以為遊戲。是則有大作用。

錢之奴。能聚能散。能納能出。然後始可與語財利也。陶朱猗頓。何足數邪。竟挈挈而赴江戶。卜居于八町溝。經營宏壯。不日竣工。廈屋渠渠。宛然如世家。鬻材木以為業。其平素畜廝養。一取其異能。至制行可。否則舍而弗問。偷盜者為上客。飲酒好色。不顧父母養者。次之。其他挾數設術。掠物詭人。假而不返。為己有者。又次之。文左皆厚資聘之。是以文左之門。為四方逋逃。淵叢其一。從之嚮之。偷盜飲博之徒。俛首點頭。順踏家規。悉折角改圖。為其用。文左亦隨其才。所長任使之。故文左之家。絕無弃材也。曾有一寓客。飽食終日。但睡卧是耽。其所作

此容殆類術士所為其真偽未可以也然文借而用之又是使人妙手段

前段是高祖此段是光武暗裏用典何等巧手

為日一上屋以望見四方耳儕輩指目未嘗不哂其無用也文左不答遇之益厚如此者月餘一日倉黃強要文左與俱上屋指示其西位曰子亦知彼雲氣似紅衣者邪是火氣騰上取不出十日大都延燒其為烏有邪天下大利在此一舉子何不預為之計豈敢報一飯厚誼云乎哉文左拜謝舉以為上客果不出三數日有本鄉丸山災始火之發也文左遽使婢僕搬家具瑾倉廩畜盤水具龍車倉黃失呼如一近隣有失火者家人皆嗤笑文左以為狂人且戲之曰鎮重者亦如斯邪何其勇於大火而怯於小火邪此北郊野外之遺火顧風馬

奇語妙極

或勿遽或安靜一舉一動用意不測

此殆近兒戲然僻陋人自朴直反用此等策得其効耳

牛為不相及而已文左笑曰安知小火為大火風馬不為奔馬邪言未訖北風逢逢塵沙卷地飛燂雨注烟焰燒天北郭火未迨燼火道既已入城中分為三所合為一道屋比延燒為燎原勢於是嚮之西以為無虞者焦頭爛額之不暇一時掃蕩悉為烏有初服文左深識遠慮毫不差也文左從容故示暇整先火未燔家事進退舉囑之其家長咄嗟治裝即日發都其從之者一奚一僕兩輿丁耳晝夜兼行三數日抵木蘇山投宿于農家見稚子游嬉於戶外乃把鐵火筋穿五版金一一施孔紙線貫之縮其兩端結之火筋揮而鳴之鏘鏘成聲招

稚子痴騷狀描得逼真此等文字在他人不做得一字

紀文得意快舉極力鋪敘有聲有色

而弄之稚子欣然就之輟而予之其父母一睹問所自稚子指文左曰此江戶爺爺所賦父母色然相語曰當今之時人情纖嗇一星銀貨人尚吝之而況拋五版金土芥不啻意其人非銅山神人則金穴主翁因竊叩其姓名於家僕家僕告以其實始知其為文左所在傳聞其欲鬻山木者爭集其家文左預定價斧斤入林伐木丁丁斲而方之編而筏之火印以表記之甲乙以區別之凡數百萬本良材佳木下之木蘇川後先陸續首尾相銜不日達江戶此時都下材木悉為祝融所奪雖竹頭木屑不易多得而文左獨畜良材不惟邱山為楹為

瑞軒傳所謂事簡而費省者即與此同趣達人所見不期而合

錦繡燦爛光彩滿幅是先生借以評其文章也

其聚如彼其散如此彼何計之巧此

桶為棟梁惟其所索而視諸都下尋常商戶所販賣則物良而價廉於是上而公卿牧伯下而農工商賈爭求材於文左許利市鉅萬文左富遂冠於三都凡三數年而至累百萬金然而文左始不屑財利自謂我半生博巨萬金亦當一生而散之焉耳乃純事豪奢與英一蝶寶井其角左文山諸名士游遨于花街間揮金如土其鑄花郭門關作長夜飲者前後四回每游必拋千金曾積錦段萬匹造富岳狀于郭門外異彩奪目人皆駭其豪舉號曰純子大人純子則彩段謂也曾會除夜此日春立邦俗撒豆以驅疫鬼蓋追儺遺俗也文左戲盛黃

何事之奇。

如看一幅歌川豐國大錦畫。俚鄙猥瑣之狀。諸嬉笑之景。一經先生手。如此雅韻。比之寺門靜軒輩。非和非漢。一種不可名之陋文。豈啻霄壤。

奇事不可測。試覆後文讀之。覽者作

白貨幣於大斗。以當豆子。信手撒之。大呼曰。鬼外福內。黃白兩下。紛紛如飛。霰幫間與雜妓挑一星。乍爲了童。所奪針。婆與厨婢爭。雙黃老奴擠而禡之一。金散落十。臂聚之。數星在地。千指爭之。蹶而僵者。拾而逸者。空手而愠者。匍匐而出。胯下者。頭上戴足。脚下踏背。交加狼藉。笑語紛。老聲徹四隣。文左大笑。啞然曰。快甚矣。文左度尋常。遊戲不可駭人目。嘗思一計。宣言曰。文左將設一世豪舉于隅田川。期以某月某日。都人傳聞相語曰。文左豪舉。其壯觀可想也。及期觀者輻湊。爭赴于隅田川。畫舫銜尾。來往如織。日加下。春絕不見文左形影。或

何落想。想像來。真有此等光景。

倏忽變幻。文情如電。不可端倪。

武侯彈琴。却敵亦是此般妙計。

曰。文左流連在花街。船皆載當世名妓。今將下上游矣。乍有一朱觥。泛泛沿流下。皆謹呼曰。文左來。文左來。又有一觥。與波下上。相馳逐而來。既而或三或四。如往如止。遂見百千朱觥。蔽水而流。游人指顧無暇。應接馮舷。鼓棹爭先。撈之若紅葉。漾御溝。若羽觴流曲水。倒影在水。與朱觥映射。若涵丹霞。而濯蜀錦。人皆寓目。驚其壯觀。而卒不覩文左隻影。相共悵恨而還矣。後問之人。此日文左在家。終日睡卧。蓋令家僮流楹觥于江水而已。其雖尋常遊戲。咸出人意。表率如此。後家道頗替。移居于深川。享保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歿焉。窆于深川靈

若使凡筆記之把此結句極力贊稱鋪敘一番先生乃閑閑著筆以為餘事是所以上人一等。

未路營造亦如此妙在論贊中一點下筆不板。

紀文於無意中有此奇構然彼未知百數年後有吾三溪先生揮其妙筆

巖寺支院淨等院釋謚曰歸性融相文左學誹諧乎其角號千山詞意超凡佳句極多逞逞膾炙人口

三溪氏曰昔者寶永中文左在八鳥溝廈屋宏敞每宴賓迎客必新其筵是以筵工七名日出入其家唯此一事可以想見其豪富有素也又聞之故老寬延中誹諧者流存義者曾卜居于深川其家原文左未路所營構其曰天井者皆白楮糊造之不別施粉飾后頗毀壞使匠補修之匠人熟視久之曰此非奴輩貧工可補者也曰何乎曰均是白楮耳楮皆異產糊又異年有過百年者有向五十年者有出於支那者有產於琉球朝鮮及

描寫詳悉如此也

本文昭應反在此處妙甚奇甚

呂宋印度者今畜五十年糊者絕不見其人而況於海外各國產楮乎此所以其為不易補也嗟呼文左當末路落托不甚振之時尚有如斯者其盛時家道豐裕揮霍萬金見猶土苴取快於一時駭萬人耳目者亦可以想見也其及身累鉅萬金又及身悉散之自我獲之自我散之以踐前日能聚能散之言如斯之快人吾將辨香一炷鑄黃金事之也

學海曰鋪張敷演殆數千言刻畫描寫全景呈露無一懈筆無一冗語使讀者唯恐其篇之終絕不覺其長

附紀文所暱妓曰喜蝶。爽快伶俐，與文相類。文每至，常服黑羽二重，絕不著他色，或疑其終歲一衣。喜蝶竊記伊呂波字於衣縫，文每夕新服，上下一色，毫釐無差。記號至四十八字，不能復記而止。初喜蝶年十四，爲人略賣，爲名妓某了鬟，嘗與儕輩觀瑋瑁首飾，極口激賞。儕輩嘲笑曰：汝安得高價如此物？喜蝶不答，退請其主，借數十金買之，示儕輩曰：公麼玩器，何爲惜擲地碎之？文蓋愛其人，非唯喜色也。又文晚年家產蕩盡，不留一錢，嘗過友人家，借方銀一枚，偶逢舊時所善幫間櫻川由二，由二感舊悲愴，故問安否。

文大笑，示其所著木履，曰：偶爲石所齒，綦絕，請爲繫之。由二唯唯如其言。文曰：善。探懷投與，所借方銀去。文之初來江戶也，豪商欺其爲田舍漢，誘遊妓院，竊囑鴉母幫間，侮慢詈罵窘辱之。文不顧，遽命厨夫，擦蘿蔔盛一大盤來，客皆笑。文乃解其所佩金三百餘，盡投盤中，兩箸攬和，因洗盞屬一妓，著挾黃金一枚，與之曰：聊以爲下物。一座大駭，嚮之侮慢詈罵者，滿面堆笑，獻媚呈諛，歌呼震地，無復一人侍豪商者。豪商喪氣逃去。學海記。


奇文  
止  
本朝  
虞初  
新誌  
卷上  
終



